

走路

陈又陈

坐久了，出来走走路，感觉很不错。

自手机上有了“乐动力”“步多多”之类的运动步数记录后，走路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清晨，看到不少人走路的花样五花八门：有慢跑快走的，有踮着脚尖走的，有倒退走的，有双手同向甩大步走着的，有四肢落地狗一样爬着走的，还有狼嚎般一边吼一边走的……为了健身，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手机上还说“走路能赚钱”，因有太多的引诱与迷惑之鉴，我就是不敢相信。走自己的路，别人能白白把钱送给你？但说走路有益健康，我还是相信的。因为自己已坚持多年走路运动，有时还去爬爬山，感觉良好。

期间也有人叫我学跳舞，说跳舞比走路好。而我觉得跳舞受时间、地点、动作的限制，不自由。也有人说其实跳舞也是走路，只是一种有节奏地走重复之路。但我总提不上兴致。

二三十年前开始流行跳交谊舞时，我也曾被动地加入到此行列。因为是单位工会组织的“公学”，还专门请老师来教，单位中大多数人都参与。但我学了一段时间后，总是跳不好。不是步伐难看就是跟不上节奏，像走路又不像走路，像推车又不像推车，总是走不出正规的舞步，更谈不上优美的舞姿。有时甚至连三步四步也搞不清楚，我总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一位同事还笑着对我说：“跳舞就是走路，跟着音乐一步一步走就是

了，你怎么连走路都不会呀？”说得我无地自容。

就这么简单的“一二三”与“一二三四”几步路的步伐我也学不好，真是白活了。后来又慢慢地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稍微有点像“三步”了，但“四步”还是上不了台面。而播放的舞曲中大多又是“四步”，到我时就乱了阵脚，变成“不三不四”了。有时自己心中也很沮丧，我知道自己过去数学不大好，但“三”与“四”应该还是分得清的呀？现在竟连“三”与“四”都搞不清楚了，还如何“面对世人”？

说我“走路也不会”，我决不答应。其实走路我还是不错的，小时候我经常陪同家人走过不少长路，最长时一次连着走过三十多公里的路呢？村间泥路、大道公路、城镇街路、山边弯路等等我都走过。参加工作后也经常下乡走路，有一次在某山区一带“抓计划生育”时还在夜间“黑灯瞎火”下走了很长的险路呢？还有一次竟从灵溪一直走到玉苍山，共走了五六个小时的山路呢？那时年轻，虽然有点累，但过了一夜就好了。后来随着交通的发展，走路是越来越少了。

其实走路人人都会，双脚一步一步踏地往前走就是了。只不过是各个时期也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与意义罢了。幼童时学着走路是为了“成长入世”；中青年时赶着走路是为了“求学谋生”；晚年时坚持走路是为了“运动健身”。

过去路不好，大多是泥路、沙路、石路，走路的人却很多；现在发展了，大多是水泥路、柏油路、塑胶路等，反

而把走路当交通的人少了。过去的走路是主要的交通方式；现在交通发展了，“宅家”的人多了。现在大多是骑自行车、摩托车与开小车、坐大巴、动车与飞机了，甚至连一点短路也要坐三轮车，或以站立车、电瓶车代步。这既是发展，也是退步。所以现在重新鼓励多走路很有必要。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何处何时是归途？”其实人生的意义大多就在路上，人生的路程需要自己用脚去丈量，人生的归途需要平淡之心去体味。大千世界风云莫测，人生之路变幻多端。各人有各人的路，各人也有各人的走法，要走好每一步也并非易事。

有的路天天重复走了还得走，有的路一走过就不想再走；有的路一生也走不完，有的路很快就走完；有的路必须要走，有的路坚决不能走；有的路走过后就忘了，有的路走过后永远忘不了；有的路很短却走起来觉得很长，有的路很长却走起来觉得很短；有的路原是“充满希望”之路，有的人走着走着却走进了“不归路”；有的路原是“铺满荆棘”之路，有的人走着走着竟走上了“金光大道”……真是诉不尽的人生之路！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歌好唱，路难走。人生的路上有阳光灿烂，也有云彩变幻；有坦道，也有泥泞；有美景，也有陷阱；有鲜花，也有荆棘。走过坎坷，才知平安可贵；尝过多味，才觉平淡为好。

踏着晨光，沐浴清风，看准方向，走好前路。

少欲无为

韦陇

那天晚上与香从公园山之前走过。公园山又名灵山，山上有一高塔，乍一听像个佛教圣地。它当然不是佛教圣地，却是小孩的天堂。偌大的公园广场，都是一岁到六七岁的小孩，在一个个摊点前玩沙子，玩钓鱼，玩画画。每个小孩身后站着大人，只是陪衬。周边有各式小吃和烧烤，香香臭臭酸酸辣辣随风飘散在空气中，实属五味杂陈。从那样的地方走过，我一直用手轻轻拨开身边的小孩——小孩到处都是，就像散落一地闪光的珠子。我穿梭在他们中间，无瑕与香说一句话。可不知为何，香竟然察觉到什么，问我，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小孩？

走出那片广场，到了开阔地上，我就与香聊起了有关小孩的话题。

是啊我喜欢小孩。那，你喜欢小孩吗？我问。

喜欢，她说，我觉得我们人类，只有小孩是干净的，无邪的。

是呢，小孩，还有动物，都是干净的，无邪的。我说。本来，干净无邪的必是可爱之物，似乎无需争辩，于是我们闲聊中衍生出了关于小孩和动物的一些话题。

我邻居有一教师，终生爱狗。家中养狗四五条，每日工作之余遛狗、洗狗、喂狗已无余暇，哪条狗生了病，专程开车送省市动物医院救治。开口必称“狗宝宝”，甚至公然对外宣称，他爱狗宝宝甚于爱自己的子女。可奇怪的是，她好像并不喜欢别家的狗。她遛狗时看见别家的狗，眼角也不瞟一下。

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心呢？我想。可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后来我得知，他的家庭关系并不好，兄弟姐妹天天吵架，高龄父母无人奉养。

有一天我在公园里散步，遇到一位我所尊敬的长者，正在路边的一棵树下站桩。我们聊起彼此都熟悉的人，说到教师爱狗如此，长者提一口气，收了架势，依然不动如山，只是气定神闲地问我一句：“他对父母有这般孝心吗？”

过了过了。香听到这里打断我说，爱狗尚且这般过分，何况有些人溺爱其子女呢？

溺爱子女的故事简直就罄竹难书了。香的一位堂姐，对子女溺爱之深，甚于洪水灭世，就算诺亚方舟也拯救不了。这位堂姐前年死了，香认为，她就是死于溺爱之疲劳。

从前不是独生子女吗？堂姐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呀，从小被溺爱，什么也不做，书也不好读，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民办大学（当然考不上正规大学），成绩一向是垫底的。他看上或想到什么喜欢的东西，上午看上的，下午买给他都不行，必须马上得到。于是，他从看上游戏机开始，到看上豪车，看上豪宅，都要一一满足。也不想工作，游手好闲，到了二十五岁就结婚生子了，全家啃老。而他的啃老，还是属于挥霍型的。别说堂姐一个中学教师，就是千万富翁也是无法承受。她是班主任，会教育学生，可对自己的孩子完全没有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到了最后，所有的积蓄花光不说，又是车贷房贷，更要命的是，孙子出生后，她已完全没有经济能力，也请不起保姆了，而这时她也到了退休年龄，本来健康状况就不好，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了，却偏偏还要过上牛马不如的生活，为儿子还遥遥无期的贷款，做琐碎繁重的家务，洗衣拖地带孙子，于拖家累口的惨痛中苟延残喘，仅仅几年之后，身心俱疲，死于非命。

我叹道，或许这不叫“死于非命”，性格决定命运，她恰恰死于溺爱的性格吧。

我们又散散漫漫地闲聊，讨论爱是什么？我们说，如果只爱自家的狗而不爱他家的狗，这其实不能说是爱狗，更何况爱狗而不知爱人，就未免成了笑柄；我们说，同理，溺爱自家的孩子，乃至生死无悔，这种母爱，就一定很伟大吗？

说说倒是轻松简易，可谁又能够跳出这种无益的偏爱陷阱呢？都说母爱无私，可如果只会一味地溺爱自家的孩子，犹如只爱自家的狗，未尝不是一种私心和贪念。我忽然想起佛经上有个四句偈，随口说与香听：生死疲劳，从贪爱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摊在尘埃下

(外一首)

□张聘

摆，动词，自由的摇晃
纸上，话间，心里，梦中
特产、物件、杂货、家私
铺排鸽群的弧线，海浪的城堡

摊在尘埃之下 烟火人间
卖书，让字变得有价
卖花，给爱有所表达
卖火柴，点燃的还有潮湿的盼望
卖蜡烛，为人间红白事流泪流血

我常与来摊前的人们
说话，推销，有时脸红耳赤
挣下每一分干净的铜板
回家，点亮屋檐灯火

就这样

灯火就这样熄灭
外面的强光比斗篷凶猛

花蕾就这样凋谢
塑料的朵儿像荆棘扎心

泉流就这样干涸
欲望的堤坝折叠了道路

琴弦就这样断崩
嘶哑的音节逼迫着心跳

命运就这样支离
沉重的热爱扣压飞翔

生活就这样湍急
却留下我松枝状的纹路



小竹林

陈传亮

老家溪边有片小竹林，是我与伙伴们儿时向往的地方，曾给我童年留下美好的记忆。

小竹林是背阳的，夏天特别凉快。那儿不仅有小女孩喜欢的花草草，更有小男孩痴迷的蚂蚱、土狗虫之类昆虫。每当抓到蚂蚱，我会用一根纱系着它强壮的后腿，纱的另一头拴上一块小石子，这样一来任凭它怎么蹦也跑不了。而当抓到土狗虫时，我就会往它身上撒一大把砂土，但土狗虫很厉害，不一会儿它自己就会从砂土中钻出。土狗虫不仅会打地洞，还会在空中飞和水里游，故我们还给它取了个外号叫“海陆空”。就是这么个美好的乐园，妈妈总不希望我和伙伴们前往，一则是怕我被竹林中的荆棘扎伤，再则更是担心遭竹林里的蛇咬，因为此前曾有小孩被林子里的蛇咬伤，据说还是竹叶青蛇。我尽管满口允诺妈妈的叮嘱，但时不时还会偷偷溜去，因为那时候农村孩子真的没

东西玩，更为关键的是这片小竹林实在太诱人了。

直到有一天，伙伴阿叮告诉我一个秘密，“阿亮，以后我们也不要再去那片小竹林了，昨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妈去小溪边洗衣服，因为她怕太迟了，我小妹醒后没人哄。结果当她刚把衣服往小溪里一泡，只听到咪溜一声，发现有一道白影往林子里一钻，突然就不见了，不知道那影子是不是鬼。”听完此语，我顿感毛骨悚然。自此以后，我不仅再也不敢越竹林半步，纵然远远望着它，都让我浑身不自在，总觉得小竹林里会时不时窜出什么精灵古怪。我无惧竹林里的蛇，但我真的很害怕竹林里的鬼。

今天突然想到此事，总觉得哪儿不对劲，难道这个故事是妈妈让阿叮特意编的吗？遗憾的是，妈妈和阿叮均已作古，真实情感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湮没在历史长河。无论我如何冥思苦想，怎么样也找不到答案，所能寻找到的只是满满的“疼爱”。

创作